

我曾吻过云朵

□杨兴杰 西安邮电大学2022级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本科

我曾吻过云朵。  
那孩子手中的线，是我与喧嚣人间的最后纽带。一阵任性的南风袭来，那线猝然崩断。于是，我开始了第二次飞行——一次短暂而失控的坠落，最终，这片梧桐以它繁茂的臂膀，接住了我。  
夏日，我被囚于一片绿色的深海。  
我的竹骨卡在枝桠间，动弹不得。起初，我并不寂寞。我拥有绝佳的视角：看那孩子每日午后跑来，仰着沁出汗珠的小脸，巴巴地望着我。我多想俯冲下去，用我的羽翼拂过他的发梢。  
树叶是如此稠密，它们将我层层包裹，阳光只能费劲地挤进来几点光斑。我仿佛成了这棵树的另一片古怪的、彩色的叶子。我与真正的叶子们一同呼吸。我感受它们在最炽热的阳光里如何进行一场寂静无声的狂欢——它们贪婪地吞咽光热，将绿意燃烧到最浓烈的地步。雷雨夜，整棵树剧烈地摇晃，我紧紧抓住树枝，仿佛一艘小舟颠簸在墨绿色的海浪中。我聆听着雨点敲打树叶，那声响宏大得像一面战鼓。  
我与一只蝉成了邻居。它终日在我身旁嘶鸣，那声音粗糙而热烈，是专属夏日的永不降调的宣言。它告诉我，生命就当如此喧嚣。  
但不知从何时起，宣言变成了挽歌。先是一场凉雨。随后，风变了味道。它不再携带泥土的蒸腾与花朵的甜腻，而是变得清冽、干燥。  
我的邻居们，那些曾无比热烈的叶子们，最先察觉。它们绿色的血液开始褪却，染上了疲惫的金黄与赤红。它们不再絮语，开始了漫长的安静的告别。那蝉，在某一天，戛然而止。  
我感到卡住我的树枝，前所未有的地僵硬。  
一阵更萧瑟的风穿过，它不再试图托起我，而是无情地推搡着。我身旁一片硕大的梧桐叶，完成了它一生的使命，发出一声极轻微、极干脆的叹息——“咻”。  
它脱离了枝头，开始盘旋、坠落。就在它离去的那一刻，风找到了缺口，猛地灌入。缠绕我一夏的枝叶，松

开了它的怀抱。  
我那场中断的坠落，在秋天，得以续写。  
我没有再次飞起，只是飘摇着，最终落在覆满落叶的土地上，触感一片冰凉与柔软。  
一双粗糙而温暖的手拾起了我。是一位散步的老人。他拂去我身上的尘土与露水，眯着眼打量我褪色的彩绘、残破的绢面。眼神里没有惊奇，只有一种温柔的了然。  
他将我带到了他的院子。我不是这里唯一的异乡客。  
院里也有一棵树，叶子几乎快掉光了，黝黑的枝干伸向天空，像极了老人手背上清晰脉络。但那棵树并不哀伤。它的枝头，飞舞着代替叶子的东西：几条鲜红的、明黄的丝巾，像被捕获的霞光；两三只纸风车，在风里欢快地旋转，发出细碎的啾啾声；半张糖纸，亮晶晶地闪着光。  
老人搬来木梯，取出一个褪色的针线盒。他戴上老花镜，就着秋日明亮却已不灼人的阳光，将我置于膝头。仔细检视我的伤处，那神情不像打量一件废物，倒像一位大夫在聆听病人的往事。  
缝罢，老人小心翼翼地攀上梯子，用一根柔软的布条，将我系在一根向阳的枝头。  
风渐起了。  
先是那纸风车，三两片翼子，迟疑地咯吱一转，继而飞快地旋动起来，搅起一小片看不见的涡流。紧接着，那几条红黄丝巾的末梢被风轻轻拎起，与糖纸一同开始舒卷、飘拂，如同有了呼吸。  
系着我的那根布条也紧了紧，我的翅羽随之发出一阵轻微的颤抖。整棵树上的色彩便在这一刻活了过来，簌簌作响，与远处清冷天空下光秃的枝条形成一种寂寥而执拗的对峙。  
老人站在屋檐下，灰布衫的衣角被风轻轻拂动。风吹乱他花白的发，他亦不动，仿佛自己也成了院中一景，像一棵会呼吸的老树。  
我终究没有回到孩子的天空，但我有了一个永不凋落的秋天。

一念既出，万山无阻

□袁俊祺 湖北民族大学2024级本科

迅猛，有的溪流迟缓，有的溪流清澈，有的溪流浑浊。  
一年后，我再翻到那一页，竟愣住许久，然后在朋友圈写道：“当时以为海洋，不过溪流一角。”不是吗？被试卷分数与规范框住的青春少年，一场考试就是一片海洋。一些人可能会陷在海洋里，一些人则会往远处望。  
可是现在的我又以为，我们才是那片海洋，那场考试才是那条溪流。  
高中时光于我，是混沌、挣扎与迷失的猛烈冲撞。我沉溺在文学世界里不愿抬头，厌倦了繁杂的人际冲突，心中的杂念愈多，对世界的疑问愈多，只是校园难免有时像封闭的象牙塔，标准与成长有时会被割裂开来。我们的前十八年，在本该“可以犯错”的年纪，却似乎一题都不容许错误，每个人都要不停地向前冲锋，要在分数和排名上向前冲，然后就像蜕变了一般，所有人都开始道路明晰……或许这只是一场筛选，接着，教育资源的不同使得筛选的网口开始大小不一。个体的差异先是要被无限缩小，在湍急的河流里，有那么一点闪光的是一批，那些挣扎、痛楚的是另一批。但我们仍会感动，感动自己在枯燥日子里的坚守，在巨大压力下的义无反顾。这便是时代的重量，是我们一代人的集体创口。似乎一切都可以改变，一切都将改变……

但我们真的是那片海洋吗，而高考只是一条溪流吗？  
我们的命运也许依附着无数机会，这场考试就是其中一个莫大的机会。可那座大山压住了太多人的自我，直到翻山之后再抬头，前路依旧万重山。于是我告诉自己，只要步履不停，时机就不晚。我们就是海洋，那场考试，不过如一条溪流汇入了我们的身体，让我们变得更加庞大而充盈。

又想起高考前一晚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的那一晚。极度紧绷的神经，让睡眠显得若有似无，直到第二天在考场里坐下后，望着时钟，等候考卷的发放，心才逐渐平息下来。拿起笔的刹那，世界寂静无声——唯有心跳，这一刻，我记得我只看得见自己的内心。此后的三天，平静而淡然，一笔一画间，我们的命运已就此开始各分南北东西。  
最后一门考完，已近傍晚，我们在门前等候着，明明各处都有熙熙攘攘的交流声，人群聚得很紧，我依然觉得安静。大门打开，欢呼四起，人群奔涌，世界仿佛重回正轨。我缓步走出大门，母亲和姐姐迎面递来花束，我在她们的镜头前微笑……对，这就是那一刻的空白时光！



放飞  
图新华社

征稿

“花地·校园”版面向广大学生征稿。  
稿件要求作者为在校学生，内容、体裁不限，每篇不超过3000字。  
来稿请投邮箱：hdjs@ycwb.com。  
邮件请注明“花地·校园”字样，内文中务必留下作者所在院校、班级等详细信息。

秋天台风为何多？

不久前，台风“桦加沙”在广东阳江登陆，紧接着，台风“博罗依”“麦德姆”又接档“上线”。为何超强台风会在秋天频繁登陆？

台风形成全靠“热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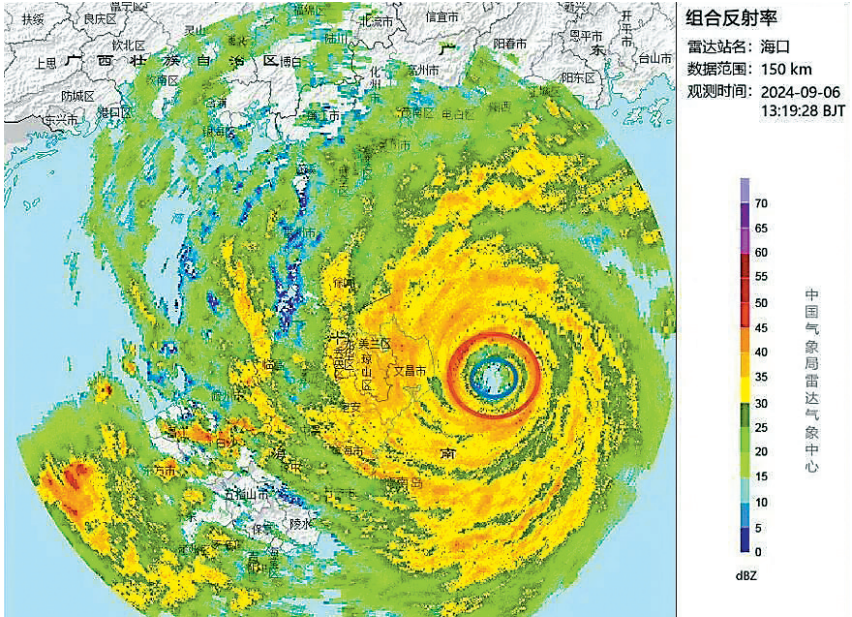
台风又称为飓风，是一种“热带气旋”天气系统，通常发生在热带或亚热带洋面上，是一种具有暖心结构的低压空气涡旋。按其底层中心最大风力，中国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热带气旋，其中心附近风力达12级或以上的，统称为“台风”，并按风量大小分为6个等级。  
从气象学来讲，台风的形成需要以下几个主要条件：海面水温在26.5℃以上；一定的正涡度初始扰动；环境风在垂直方向上的切变小；低压或云团扰动至少离赤道几个纬度。影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台风，以7月至9月最为频繁。这主要是因为夏天气温高，太阳长时间照射在海面，海水因此会积累大量热

量。不仅海洋表层温度高，海平面下几十米的海洋暖水层的有效热含量也会变得相当高——这就是台风诞生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。当台风形成并搅动海面时，深层暖水层依旧会源源不断地补给“热能”，所以只会令台风不断增强，并维持长时间的高强度状态，一路登陆上岸。  
台风的初始阶段通常为热带低压空气旋，最终形成一般需要2天左右，慢的要三四天，但快的也可能只要几个小时。在发展阶段，台风会不断吸收能量，直到中心气压达到最低值，风速达到最大值，然后会随风向登陆陆地，直到受到陆地的地面摩擦和风力中心能量供应不足的共同影响，台风才会迅速减弱、消亡。

“双眼皮”台风并不罕见

“桦加沙”台风来袭时，新闻报道中曾出现过“一个‘双眼皮结构’的词，‘桦加沙’台风就被称为‘双眼皮’台风。这其

实并不算罕见。台风由外向内，会依次分为外侧下沉气流区、螺旋雨带区、眼壁云墙区和中心被眼壁云墙围成的台风眼。其中，眼壁云墙区（眼墙区）就是台风中心附近、由环绕台风眼的对流云组成，往往也是风雨最激烈的区域，通常所说的“中心附近最大风力××级”就是指这一区域。而螺旋雨带在发展过程中会进一步收缩，在原有眼壁的外侧形成新的眼壁，就可能出现“双眼皮”——即两层眼墙区的现象。  
台风在海洋上的发展是动态的，眼墙也不是一成不变。当出现不利的环境，眼墙也会对应着一定程度的调整。当双眼墙状态出现时，台风带来的风雨会明显增强，如果环境仍然适合台风发展，台风甚至可能会在微微减弱后又重新增强，这样，台风登陆后会对陆地城市带来更大的破坏。  
但台风在危害人类的同时，也会有利于人类活动。因为台风会给陆地送来淡水资源，能大大缓解全球水荒。据统计，一次直径不算太大的台风，登陆



2024年9月的超强台风“摩羯”登陆海南岛前的双眼结构，红圈为外眼墙，蓝圈为内眼墙（资料图片）

时也可带来至少30亿吨的降水。  
另外，台风还能使世界各地冷热保持相对均衡。当赤道地区气候炎热，台风可以相对驱散一些热量，让热带变冷一点，寒带变暖一点。

所以，台风太大、太多不行，没有台风其实也不行。总之，看到台风来临的天气预报，提前做好预防准备，就可以尽量减少台风带来的损害。这时，也不妨好好享受一段凉爽时光。（浩源 整理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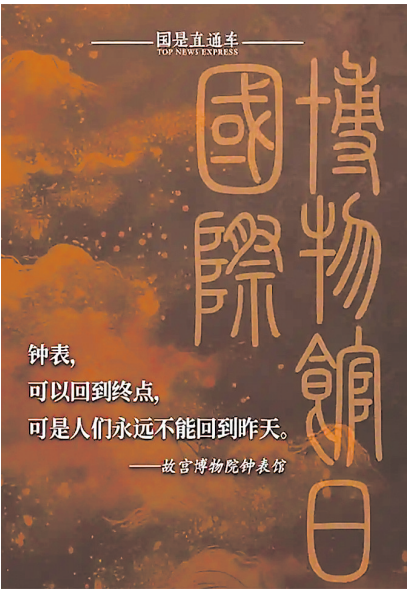
博物馆里的“箴言”

走进博物馆，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惊喜与收获。细心的你或许已经发现，不同的博物馆或不同的展览常常会有一些精彩的“开场语”或“结束语”。比如下面这些“结束语”，下次逛到这些博物馆时，不妨驻足细品。  
“钟表，可以回到终点，可人们永远不能回到昨天。”——故宫博物院钟表馆  
“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都和我有关。”——北京鲁迅博物馆  
“每一件文物都是时代的见证者，感谢您成为它们的倾听者。”——中国国家博物馆  
“紫禁城的故事永不落幕，愿您逗走的是历史的温度，留下的是文明的敬畏。”——故宫博物院  
“生活爱出难题，但时光总有答

案。”——南京博物院  
“擦亮历史的镜子，走好未来的路。”——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  
“假如宇宙是答案，那么什么是问题？”——上海自然博物馆  
“如果把地球的历史比作一天的话，凌晨0点地球形成，现在是24点。那么恐龙22:48出现，23:40灭亡，它们在地球上生活了52分钟。而我们人类即使从周口店北京猿人算起也只有9.4秒钟。”——国家自然博物馆  
“慢慢地看吧。或久别重逢，或一见如故。”——中国电影博物馆  
“当我把眼睛沉入你的眼睛，我瞥见幽深的黎明，我看到古老的昨天，看到我不能领悟的一切。”——广东省博物馆（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）

“请笃信：痛楚有时，爱必将至。”——深圳南山博物馆（意大利庞贝精品文物大展）  
“一生无悔！将无字碑立于我的陵前，是我最后的反叛，是功是过，任人评说吧。”——洛阳博物馆（武则天与法门寺——唐代精品文物特展）  
“让过去拥有未来。”——陕西考古博物馆  
“每一个物种的消失，都是人类走向孤独的脚步。”——重庆自然博物馆  
“沉睡数千年，一醒惊天下。”——三星堆博物馆  
“你既是唯一，也是万象。”——湖南博物院（彼美人兮——西汉罗马女性文物展）  
“循此苦旅，以抵繁星。”——苏州博物馆（西馆）

“生不是开端，死不是结束。”——西宁市博物馆  
“敦，大也；煌，盛也。”——敦煌市博物馆  
“斗转星移，万物乾坤。中华文明，玉振金声。”——陕西历史博物馆  
“破晓之后，朝阳初升。”——吉林省博物院  
“彼此问道，于大道融通。反求诸己，拥万人入怀。”——成都博物馆  
“别回头，向前走，出口有光，有人间烟火，有国泰民安。别忘记，来时路，有民族苦难，有国仇家恨。”——侵华日军第七三部队罪证陈列馆  
“历史就是历史，事实就是事实。”——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（江海 整理）



故宫博物院钟表馆（资料图片）

中欧北极快航通道正式打通

9月23日凌晨出发的一艘中国货轮“伊斯坦布尔桥”轮，载着4000余个集装箱、价值2亿美元货物缓缓离开了宁波舟山港。预计这两天这艘货轮经由白令海峡，穿越北极圈，便能完成中欧海运的破冰之旅。当其抵达英国弗利克斯托港，世界海运史便刷新了纪录——全球首条跨越北极的中欧集装箱快航航线（简称“中欧北极快航”）宣布正式打通。  
2017年，中国首次提出“冰上丝绸之路”构想，并积极推动北极航道国际合作。如今，随着中欧贸易规模持续扩大、海运技术不断突破，以及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季节性通航窗口，这一构想已变为现实。

至此，中欧货物运输将迎来全新的时间标尺。与中欧班列“25天+”、苏伊士运河航线“40天+”以及受红海危机影响绕行好望角所需的“50天+”相比，北极航道的航程将大幅缩短，将中欧货运时间压缩至18天左右。  
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室主任、研究员金庭瑞表示，北极航道直穿北冰洋，航程缩短50%、碳排放下降50%，还避开地缘冲突热点地区，为中国产品运输提供了避风港航路。北极航道优势还有其天然冷链特性，可使中国精密仪器、新能源电池等温度敏感型货物运输成本大幅下降。不过，受海水覆盖与气候条件限制，通航仅集中在每年7月至10月。  
未来，当北极圈迎来更多往返的中国货轮，这条贯穿冰海的新航道将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路线，改写全球贸易运输的版图。（中新网）